



撰文 摄影/李真

库斯科 高原王城

撰文、摄影/李真

库斯科 (英文Cusco, 西班牙文Cuzco) 城坐落在秘鲁安第斯山脉东南部的神圣峡谷中, 海拔3410米。1200年代, 印加国王曼科·卡帕克宣称遵循他父亲太阳神的指示, 从秘鲁的喀喀湖率众占领库斯科, 定为首都, 建立印加帝国, 在盖丘亚语中, “印加”意为太阳的子孙, “库斯科”涵义为“世界的中心”。时至今日, 库斯科最令人难以忘怀的, 是那些独霸一方、堪称鬼斧神工的建筑技艺。

飞机离开利马, 掠过巍峨壮阔, 世界最长的安第斯山脉, 1小时后在崇山峻岭环抱的狭隘跑道降落。小机场里, 民族艺术家吹着印第安排箫, 以优美婉转富有感染力的秘鲁民族音乐, 和来自他乡的客人分享着库斯科曾经的辉煌。向导Maria女士已在机场外等候我。一见面, 她先来个热情的拥抱, 笑逐颜开地说: “雨季刚结束, 今天是第一个晴天, 你的运气不错。”同许多南美人一样, Maria是印加人和西班牙人的后裔 (Mestizo), 个头不高, 闪亮的棕色皮肤来自印加民族, 轮廓分明的五官显然继承了欧洲祖先的相貌特征。

7:00 第一眼的库斯科, 安第斯的美洲豹

人到中年的Maria拥有利马大学历史学学士和考古学硕士双学位, 是一位历史教师, 因为对印加文明的挚爱而移居到库斯科。在我有限的旅行生涯里, 她是我所见过的知识最渊博的向导。向酒店行驶的路上, 她由7世纪印加人的独立语言讲起, 直到宗教 (太阳神) 和农耕技术 (开垦梯田)、发现金矿后国力大增不可一世, 统一了南美地区不同的印地安民族直到15世纪起, 因皇族兄弟争夺王位穷兵黩武, 帝

国元气大伤。她带有浓重西班牙口音的英语经常使我听得云山雾罩, 终于把这段历史弄明白时, 车就到了酒店门前。Maria说: “库斯科城的形状宛如一头美洲豹, 奔驰在安第斯山脉!”

后来我查询资料得知, 美洲豹在印加文化中有着十分特殊的意义, 它象征着大地上的力量与权力。库斯科城北的山巅就是这只“美洲豹”的头部, 中心广场是心脏, 还有两条山溪流过背部和腹下, 维系着古城的生命之源。虽然没有文字记载, 但代代口授相传的故事更增添了一种异常神秘的色彩氛围, 从始至终紧紧地围绕着我。

Maria帮我预订了安迪娜广场酒店 (Casa Andina Plaza Hotel)。进门, 服务员送来一杯热古柯茶。Maria扬着热情的脸, 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示意我要多喝以减缓高原反应。

Maria在地图上画出我们步行可及的地方, 她说穿街走巷才是亲近库斯科老城最好的方式。安迪娜就在老城中心, 出门仿佛一脚踩进历史, 古迹无须寻觅, 俯拾皆是, 印加人创造的美停驻于库斯科的每一个角落, 令我兴奋不已! 在Maria指引下, 我频频按动快门, 收获这沉寂了几个世纪的凝重画面。

8:00 中心广场和古城, 文明的碰撞

安第斯山脉的崇山峻岭, 茂密的丛林是进入库斯科的最大障碍, 但与此同时它的富足却引来西班牙人的嫉妒, 1533年, 西班牙人皮萨罗带领了几百兵士, 攻进库斯科, 俘获了当时的第12代印加王, 并占据了印加古城, 在广场上建起天主教堂, 摧毁了神庙, 搭建起了具有西班牙风格的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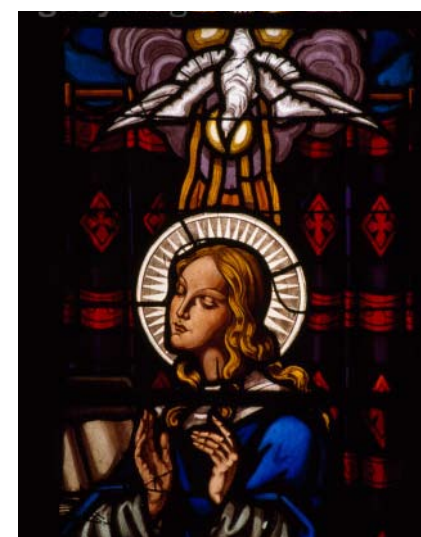


房。幸好皮萨罗最终将总督府建在太平洋畔的利马, 库斯科的印加建筑才能保存下来。面对着眼前的一切, Maria语气平静地说: “这些建筑物就是殖民时期的侵略证据。”我暗想, 对于她来说这段历史是光辉还是耻辱呢?

古城的中心广场 (Plaza de Armas) 没有我预想中的宏伟宽阔, 广场周边的建筑形式混杂, 与古城的整个色调很不和谐。Maria面向广场展开双臂骄傲地说: 印加时代的广场比现在大两倍, 广场的一侧是当年的印加王宫, 所有的重大庆典全部在广场举行。当年广场的中央就是现在雕花喷

泉的位置, 原来是个藏金井, 东北侧是太阳庙, 月亮神庙和星神庙, 东南侧是太阳女神大厦和蛇神殿, 西南方向是欢庆广场, 用来迎接帝国军队凯旋归来。

霞光渐渐升起照射在广场上, Maria一边带我四处游走, 一边讲述着广场周边那些巴洛克风格建筑的由来。她让我留意广场周边房屋的地面和墙体, 仔细一看, 我才发现那是印加年代石块垒砌的地面和坚固的墙体, 上层却是西班牙式精雕细凿的长廊阳台, Maria打趣地说“这仿佛是两个不同种族的人结婚, 生出个混血儿子, 这也算是秘鲁特产了。”





9:30 大教堂和修道院， 混血的气质

宗教建筑保留着库斯科的昨天，而今的我们只是一个路人欣赏它的遗风余韵，却也足以惊慕它昔日的恢弘气势。Maria伫足在大教堂 (la Catedral) 前，此时游人多起来，山风吹过，Maria背后高大的教堂与天空沉郁的蓝色组合在一起，形成一幅带着旷古沧桑的画面。

建于1538—1664年的大教堂是陈旧的粉色，在晨光里有些凝重和忧郁，文艺复兴时期美学的烙印深深地笼罩在教堂外部的每个细节上。推门进去，让我感到疑惑的是复杂的巴洛克风迎面而来。Maria不失时机地讲述到，大教堂建设持续了一个世纪，又几乎被1650年的大地震摧毁，前后几位主持工作的设计师观点不同，教堂

就有了不同风格。这座教堂的前身是印加王的Viracocha 宫殿，被西班牙人摧毁后，便命令当地工匠在原地基上建成天主教堂，石材拆自郊区的印加军事要塞。但倔



强的工匠们同时也将印加文化保留在教堂的细枝末节，Maria抬手指了指十字架上的耶稣说，“注意看，你见过棕色皮肤的耶稣吗？”见我一副惊讶的神情，她又指着祭坛西侧墙壁上悬挂的油画《最后的晚餐》，带着顽皮的表情说“虽然西班牙人强迫印第安人接受欧洲文化，命令他们学习西班牙语，鼓励异族通婚，但印第安人却有着非常固执的幽默，比如这画具有很强的戏剧性，你仔细辨认耶稣12门徒中的那几个印第安人吧。”我按照Maria的指引——看去，除了印第安门徒外，我在画面中竟然还发现了餐桌上的印加烤豚鼠！

天光透过窗户投射到教堂内，唱诗班精雕细刻的木椅上反射出淡淡的光辉，Maria指着扶手上的雕刻示意我贴近观看，我才注意到扶手上是一个个丰乳圆腹的印加妇女取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洋人天使。

11:00 圣多明戈教堂， 忍辱负重的神庙

太阳逐渐升到了头顶，位于高原的库斯科，尽管紫外线很强烈，但气温却凉爽宜人。我们信步走到天主教圣多明戈教堂 (Santo Domingo)，它建在昔日库斯科最雄伟的建筑太阳神庙Koricancha上。殖民者将神庙地上建筑的部分拆毁，但石墙太牢固，石块太大，实在拆不了搬不动，就在圆弧造型的黑色印加石墙和地基上，加建了西班牙风格的圆顶教堂，成为又一座印加—西班牙混血建筑。Maria说，内墙原来镶嵌700片黄金墙，每片重2公斤，Koricancha在盖丘亚语中是“黄金院子”。印加帝国的黄金仿佛取之不尽，除了用黄金装饰建筑物，还以黄金做大祭坛、真实尺寸的人像、牲畜和农作物供品。

Maria指着一个黄金圆盘复制品说，它原来放在太阳神庙里，夏至的阳光通过圆盘反射到神庙中间，那是印加首领放宝座的位置。旁边几座较小的神殿分别属于月



亮、星辰、雷电和彩虹，现在已荡然无存。每逢节日庆典祭祀神明之时，头戴金冠的祭司身穿金片缀成的礼服，在阳光下诵读祭文，一片金光璀璨。西班牙人将太阳神庙的一切财富掠夺一空，我们只能面对尚存的巨石框架和展出的复制品，遥想太阳神庙昔日的辉煌。

教堂左侧保留着印加时代的几间石屋和一堵外墙。墙高约10米，长约40米，厚6米，茅草屋顶早已不在，石墙的精美和坚固使我感到来自远古时期的震撼。Maria偷

偷地让我用手抚摸了一下石材上的纹路，她说“这些从安第斯山脉开采的巨石，当初就是根据石材的纹路，用楔型木条打入巨石的缝隙，在木条上浇水，利用木条受潮膨胀的力量，辅以人工敲打，将巨石分割成石块，从中挑选出最好的，再经过粗磨、细磨、水磨之后，才能用来修建神庙。抚摸一下这些纹路，我觉得能回归到那个时代。”说罢，她挤挤眼睛悄声告诉我，这种行为在文物保护中是被禁止的。

站在屋内，我觉得石屋有点歪，Maria一边比划一边说到“这是特意筑成斜的，构成建筑物的四面墙壁只有外墙是垂直的，其余三面墙是用梯形石块砌成的，使三面墙体都呈固定的角度向内倾斜，墙之间依靠斜角形成的力互相牵制，达到比垂直于地面的墙壁更加稳定的结构。柱子也是用梯形石块砌成，下宽上窄，非常稳固。”接着她带我走到拐弯处，指着两堵墙的接合处继续滔滔不绝：“这里是用弧形的石块砌成连墙石柱，因此墙角是圆弧形的，每块弧形石头厚6米，有14个棱角，重达15吨。”

Maria带着我来到一处被侵略者撬坏的石墙，让我仔细看那些打磨细腻的石块。她的声音很轻，但仿佛撞击到眼前这块棱角分明的黑色大石块上，变得非常悦





耳：“有些石块被打磨出圆柱形的突起，而另一些石块则凿出相应的圆柱形孔洞，当相应的两块石头拼接在一起时，不用灰浆，阴石上的孔洞和阳石上的突起凹凸榫对接，就能精确紧密地咬合在一起，这就是印加人精巧的“阴阳石砌”建筑工艺。工匠用手工将大石一块块地堆砌起来，接缝处连最薄的刀片都插不进去。”经过Maria



的解释和阐述，我才知晓这座壮观的石屋竟然暗藏着天衣无缝的玄机！难怪石墙经历几场地震巍然不动。而最近的考验就是1950年的大地震，教堂顶部由西班牙人增建的部分完全被摧毁，而被改作为地基的太阳神庙却安然无恙。

13:30 古城内的世代民居， 悠远的岁月

广场边上有很多小餐馆，我们信手推开一扇木门，喝一杯加柠檬汁的皮斯科酒，这种用葡萄汁酿制的烈酒是秘鲁人佐餐必备，再来点烤肉和面包，就着库斯科古城陈旧的味道，感觉很甜蜜。吃完午餐，我与Maria转身投入到对老城的探索中。印加首都依据直角方式设计。直线的布局和中央广场。众多幽深巷子如迷宫般悠然深远，穿行其间犹如走在时光隧道，巨石砌成的高墙之间是印加人用石板和鹅卵石铺就的路面，被岁月磨得光滑发亮，我的登

山鞋踩上去却没有有什么特殊的感觉。

印加是等级社会，这种观念决定了城市的设计布局。Maria带我走到离广场稍远的居民区，房屋都很低矮，墙基以不规则的小石块砌成，与市中心的大房屋对比相去甚远。蜿蜒通向山顶的小巷两侧，修建石头台阶以防滑。世代居住在库斯科的居民们倚在自家门口，喝着古柯茶悠闲聊天，看着我这个罕见的亚洲面孔露出热情的笑容。

时光荏苒，库斯科马匹与步行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在又陡又窄的弯曲小巷中居然还不断有老式小汽车经过，我和Maria只好如壁虎般紧紧地贴在墙根，方能给汽车让出道来。我们还遇到穿着艳丽民族服装的印加妇女赶着驼羊经过，那些大红大紫的自然色彩被她们一股脑儿穿戴在一起，在小巷中出现美得惊艳。一只长脖子、大眼睛的驼羊不大听话，一反常态地在我面前足足盯着我看了又看，最后昂着高傲的脑袋追随它的主人去了。

沿着小巷，迎着高原耀眼的阳光上山

坡，Maria如履平地，我心跳加速，两腿发软，被Maria拽着爬上小山坡。对面山顶上写着“VIVA EL PERU”（秘鲁万岁）。从山上俯瞰库斯科，山谷一片红色屋顶，很美，颇有西班牙托雷多古城的韵味。

15:30 军事要塞和太阳祭遗址， 王权与神权的堡垒

下午我们坐车向城北的山巅，也就是“美洲豹”的头部驶去。距库斯科城2公里的萨克萨瓦曼（Saqsaywaman）军事要塞，兼作太阳神祭坛，就建造在这个制高点上，海拔3700米，气势磅礴，是俯瞰全城的防御系统。直到今天，每年6月22日印第安人都会在此祭祀太阳神。

Maria指出，这石头军事要塞曾经绵延数百米，共筑有3层，层层用台阶相连，底层是用巨石垒成的石墙，再用中小石块嵌夹其中衬托住大石，这样建造具有很好的防震效果。每一层石墙高6米，在战斗时还可以用作掩体。Maria让我注意看，石墙没有直角的拐角，也少有完全垂直的墙面，都是以弧形的石块顶住另一石块而筑成圆形的墙角。因石块大小不一，结合形式也多种多样。最大石头重达百吨。巨石之间只靠凹凸的榫相连接，砌合非常严密牢固。最难以想象的是，在那个没有任何



辅助工具的年代，除了建筑这个规模宏大的堡垒之外，印加人还以堡垒为起点修筑可以直达此的2000多公里道路！

Maria看着我发出一连串的惊讶感叹词笑了，以夸张的手势比划道“专家估算要塞需要2万人连续工作80年才能完成，当初印加王帕查库蒂于1470年代动工，持续了50多年，直到西班牙人入侵时也没能完工呢！”遗憾的是，要塞的大部分已被西班牙人拆

毁，石头搬去建了教堂。

傍晚，我们留在山坡上看夜景。静默中看着高原夕阳西下的阳光洒满全城，夜色逐渐笼罩山谷，天空蓝得澄澈，街灯全部点亮，成片灯光组成一盏巨大的水晶吊灯，白天凝重深沉的库斯科，此刻美得如梦如幻。残破的废墟和沉痛的历史带来的震撼和凄凉，在风情万种的夜景中随风飘逝了。☑

库斯克行程指南

交通：从利马飞往库斯科需1小时，票价300多美元。早晨航班分别为5:40、8:30。库斯科市内的出租车很便宜，10苏尔可到市区任何地点。看夜景可从中心广场坐出租车，先讲好价，让司机等待，20-30苏尔。1美元兑换3苏尔，大多地方可通用美元。

门票：“观光套票”较便宜，可参观16处古迹。大教堂（la Catedral）：25苏尔，内部不准拍摄。

圣多明戈教堂（Santo Domingo）：10苏尔。
拉康帕尼亚教堂（La Compania）：免费入场。
拉美德修道院（La Merced）：10苏尔。

购物：驼羊毛织物是秘鲁特产，一块2平方米的驼羊毛披肩为140美元，轻薄得可以在一个戒指中间穿梭自如。此外还有工匠当场编织地毯、打银器等。

特别提示：库斯科是海拔世界第四高的城市，小心高山反应，感觉头疼赶快服止痛片，以免影响体力。旅馆备有古柯茶，多喝些可减少高原反应。早晚很凉，应带厚外衣。此外在库斯科郊外还有萨克萨瓦曼和塔博玛凯遗址。尤其塔博玛凯遗址距离古城很远，要穿越荒野山岭，大多出租车不会去。秘鲁生活水平较低，治安一般，老城中心广场和每个巷口都有警察，不建议单独出游。